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銓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卨士洙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二十四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城郭公署

修復洛容縣治記

黃芳

洛容當柳桂之衝與古田犬牙相銜連山環阻苗裔攸窟其鬪暴慄悍習染成性正德庚辰主者憤嫉於頑橫師古田先聲震撼賊胥屏竄禍延於洛良苗及焉苗恚

嘯聚蜂起師方凱旋而縣治煨燼自是抑桂間道路阻絕鞠為蛇豕虎狼之窟莫敢窺其藩限餘三年嘉靖癸未按治汪侍御淵乃協羣議以參政胡堯元憲副鄧炳參將李璋撫降之始復洛邑剪榛棘建公署招徠疲民然已不及十之一二矣越明年冬十月芳來按洛申以帝德復降其未附者千餘人羣酋驩呼嚮風羅拜庭下其言侏儻不可辨察之若控訴然乃慰諭班犒有差俾各率所部還輯乃事罔逸於度且言曰昔商宗興眾伐

之師及荆焉止矣而此地又越荆南數千里雖更盛世  
威德不加焉自入職方以還聲教洽於海隅雕推之風  
悉易其舊與先王之世異矣而憑險寇虐鬼蜮變幻者  
莫或制之於是乎有興兵而襲加惠而撫肆師而討者  
矣襲則誦惡者惡之撫則漬善者惑焉肆討則黷善惡  
胥戕也已夫惡九而善一猶將仇之况胥戕矣乎况惡  
一而善倍之者乎折馘盈萬反以為亂自國初至今肆  
討者數矣兵聚而賊先遁兵散則賊愈熾而吾民始終

偏受其毒未有能善其後者是故君子恥言之謂其橫  
及而無益也且以韓襄毅之功烈斷藤甫捷而潯城遽  
破矧其餘哉然則將若何曰實儲養兵選將責成以衛  
我民毋亟爾功因物順應以靜制動體仁之宏行義之  
用慝則威之母長其驕順則懷之母撓其囂毋留毋暴  
毋曲而老警一懲百風動巖谷遠邇異勢緩急異宜參  
伍較量毋倒其施匪威勿振匪信勿立是為宏綱慎守  
無易噓生摧枯機括在手孰其尸之銘諸座右

總督府記

倫以訓

維皇建極畫野分州樹之監牧廣東西地方數千里大  
郡二十二皆山海奧區天子俾重臣蒞之開總督府於  
蒼梧秉憲節握兵權兩廣財賦於是乎會通兵民之命  
於是乎寄內總文武諸司外控百蠻天下雄鎮莫加焉  
前都憲姑蘇韓公雍肇基中又維時草創急章程緩興  
作府第規制多缺歲久益傾圯今都憲蕭山張公楓丘  
靜籌之暇實始作新撤其基拓而西之就中脈為聽政

之堂五楹堂之後修廊燕寢書齋子舍翼以庖湍諸室  
殿以層樓堂之前戟門重啓迴廊四合百執事直所在  
焉門之外賞功所麗於東垣詰戎所麗於西垣前闢通  
衢樹三大綽楔榜其南曰節制兩藩東曰嶺海肅清西  
曰民物康阜經始於嘉靖二年冬三閱月告厥成功梧  
州守任廣州守沛教諭鰲等來謂使以訓盍記諸以訓  
曰先王綱紀天下為之都邑宮室章服車旗之制辨其  
等威定其位著百官受之以照臨其民是故出政之地



不敢不飭焉詭儉就陋是隳王章而瀆民眎也儉為其  
德君子自儉而已矣君子為私室雖富不敢有加不及  
則止至於公家之室先王制禮不敢不及焉抑猶有諉  
者曰時詘舉羸民不堪命夫苟詘於時孰得而訾之惟  
其可以備而弗備也詭儉於公而豐其私也以遺後人  
病民滋甚張公蒞鎮不三年大兵三告捷民不知勞得  
以保其室家遂其恒產以其餘力給公役是誰之賜也  
公又督諸將嚴武備風勵藩臬郡縣修學校勸農桑百

廢俱興乃及府第且曰無亟成以勦民毋崇侈以滅德  
樹圯葺陋備規制而已君子謂公是舉也制尊王矣役  
因時矣計經久矣如之何勿書春秋重民力興作必書  
有所善亦有所譏公有三善而無譏請書之以告來者

荔浦修城垣串樓記

雷燮

為邦之道在不失其本失其本則危得其本則安書曰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有國之常制闢田里立廬舍設  
保障嚴守望築城鑿池皆固本之道自古及今孰能有

外於此以立國乎况荔浦縣處邊徼萬山中編氓少而  
猺獞多往往出沒相為凌轢尤所當急其保障豈可緩  
哉於是因山谷丘陵之險有城垣焉城上有關關外有  
濠守防不可緩也縣治舊濱荔江之澣國朝洪武元年  
知縣馬宥創建縣治并各衙門至景泰丙子知縣伍繪  
遷城砌以甃石覆以串樓無非所以固堞壘嚴守禦防  
患於未然者築斯城也建斯樓也鑿斯濠也設斯關也  
雖曰勞民弗敢後者何也擇可勞而勞也何怨之有嘉

靖癸未聖天子登極之二年余奉上命來令是邑自分  
菲薄蒞職弗虔曾未浹辰上天示變風雷暴作雨雹交  
侵飄瓦折木壞民廬舍城樓東崩西塌官舍廟宇皆就  
傾圯災瘡乃厲甚莫能支四月十一日也厥明弗寧恐  
懼齋沐告諸寮屬勤於禱神引躬修省已而具白當路  
行優恤之典舉修葺之功請給公帑及捐俸雖事獲攸  
濟民不告疲非余之功主司之力也非惟主司之力實  
地方之幸國家之福也闔門復飾樓堞完具一時偉觀

遠望翬飛居然一方保障矣大功告成雖欲無紀不可  
以之屬余僉曰可焉其能已諸茲不揣固陋命筆特書  
城垣修築共一百二十六丈南北城樓二角樓四串樓  
共八十三間其費若干請給若干肇於嘉靖二年癸未  
四月十三日訖於四年乙酉三月十二日凡閱一十有  
六月告成士民請記以勵來世庶知修作之難而嗣守  
之不易也知邦本之不可輕而保障之不可不固也噫

萬歷十一年改建縣廨  
幕廳呂文峰有記不錄

重修廣西都指揮使司碑記 潘 恩

皇明開國分置列省乃設都指揮使司用統戎兵矧茲西廣外控南交右連荆益左接炎海山谷峻危谿峒遼阻鑿耳之酋保險作寇地稱用武司創於洪武建極弘治九載復鼎新之正德以來日就圯傾室宇不治鞠為廢址議者數欲增修困於兵饑又商度茲費非千緡不可是用弗潰於成乃嘉靖十有三年都指揮僉事王君言高君誼謀於藩臬諸君曰斯役不興戎容沮悞非所

以觀示遠人奉揚國烈也議縮厥費凡五之三請於提  
督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陶公諧巡按監察前御史鄭公  
濂今御史曾公守約咸報可焉乃申議曰木事毋雕土  
事毋飾厥基惟固厥材惟良以規恒久豐儉折衷爰有  
成畫經始於是歲之秋越明年乙未春三月訖工為堂  
者二前曰宣武後曰壯猷翼以闌房環以廐庫重門有  
閤櫺揀綿密文質輝炳由是涖軍聽政銳氣斯張不威  
而慄矣是役也王君以公事北上高君獨董其成分理

出納則都事包朴桂林府通判伍重落成之日左布政使萬君潮右布政使胡君岳右參政劉君士奇右參議劉君淮按察使陸君鉅副使葉君珩龍君大有劉君守緒僉事龔君進汪君大受暨恩為之頌曰美哉輪奐如竹之苞如松之茂適有寧居尚作我師以綏百粵益昌皇治高君再拜稽首曰詎也敢忘斯教隳闔職哉又曰惟茲土功越數十年諸君子僉謀始克攸濟厥亦惟艱盍勅貞珉以著經紀詔我後人俾葺而守之永永無斁



乃刻石記

前弘治九年周  
孟中有記不錄

新建四都營判府揮使記

陳大綸

百粵自先秦以來尚矣唯邕州稱為沃國竊伏海隅其  
勢則雄據交廣扼塞兩江給軍三筦嶺海一都會也明  
興百七十載德澤既渥威武覃宣四境之民安於覆盂  
臻臻乎禮讓之風至於道矣邇者上下陵夷民日剝敝  
田荒野蕪室廬多空去昔不亶十三四矣說者咸以為  
內遭蠹政外遺寇患其然哉夫蠹政余不知已所謂寇

患宜莫棘於四峒母亦蠹政之所激歟夫四峒在唐為鉅縣距邕二百餘里山谿深阻叢林疏谷其民素土著耕種其地饒金漆羽韋楠桂蕉盧之產亦足以資生殆非饑寒所偏不得已而為盜者或者謂無法以羈縻之邪夫以撮土之區而介於土流之間我固視之為化外之氓矣安得而以法罔之乎且其俗尚慄悍往往藏命為奸煽惑鼓動鮮有固志故嘗附離二州土官則亦睥睨其土地之利而輒為吞并互相爭奪兵連禍結歲無

寧日天寔厭之矣維時嘉靖己亥秋適安南不共上命  
總制兵部尚書蔡公經按兵討之授以節鉞便宜行事  
公推副憲翁公萬達擅軍旅才獨任其事方時論汹汹  
邊釁騷騷恐變生不虞翁公言曰春秋之義無遂事不  
寧方來今內治未修而遽欲勤師於遠何以眎敵遂以  
兵四誅要害將經國振民而默寓夫耀兵剋亂之謀也  
以是先聲所至無不赫然風靡頂之有峒民黃網者率  
其徒黨十餘人首先效款歸奉以其地輿圖願編戶率

為王臣乞貸不死公以峒民不道而多其義以狀白軍  
門案郡守郭公楠議復其業衆驩踊驚憚俛而泣下幸  
得更生盡取諸峒編為戶改其峒名為都曰武黎曰武  
黎都曰華陽曰華陽都曰水口曰沙水都曰吳曰吳從  
都今都各有長以十家為甲甲有總五總為保保有長  
以約於都長自為鈐制而又專設判府一員督備揮使  
一員加意撫禦之由是乃築營垣建官舍分戍守定疆  
界正賦役其土地人民一隸於邕俾二州不得以凌虐

一切寬之至立學社以教其子弟漸銷其頑鄙之習獎其善懲其不悛甫年而姦宄息田里辟商旅通嘻嘻然吾邕之民矣外史陳伯言曰於呼孰謂峒民桀驁不可以馴化哉悲夫吏茲土者視其地為甌脫而鹵使其民也公功顧不偉歟是以即其風之所自交人聞之是用震悚詘伏袒跣繫頸以其國降猶峒民黃網輩也詩云蠻荆來威其信然邪余與翁公友善知公之為人廉敏知機雅好談兵議論風起事事不避艱險嘗破藤峽靖

思恩遺不朽之功芳聲顯譽蜚騰宇內然方篤於聖學  
蓋得其本矣

重修全州城記

陳邦傳

全北據山麓南瞰江流蓋古清湘地也宋始築土城元  
總管王文幹改築而擴之石總管亨祖始砌以甃洪武  
間知府章公復暨喬千戶用重加修治為門五門各有  
樓垣凡一千一十八丈一尺高二丈堞凡一千二百九  
十有五月城之圍凡九十七丈城端窩鋪凡三十有四

自國初迄今屢圯屢修嘉靖初西南垣堞多壞於時灌  
邑初於流獠州城戒嚴亟聯柵為防事寧稍加修葺丁  
酉夏積雨連旬三江水漲浸城溢池舟入東西二門衢  
漫若川垣堞益頽而西南基砌為水激齧擊衝漸圯逮  
辛丑而城之四隅壞者百三十有二丈堞之壞者八十  
時按察司楊照磨蒞攝政偕張吏目四箴慮事計費具  
申於參政葉公照僉事王公宇藩臬二司布政使吳公  
章按察使章公書以聞於巡按御史何公贊巡撫都御

史蔡公經乃發州帑鳩工募匠陶甓代石燎灰畚土力役則兵三民七一循昔規委謝千戶和同省祭官文本積耆民廖景星等程督甃砌完垣五所乃西南基石不足適陸同知昌胤者來任署章廼再議伐石中外層疊俾暴流駭浪無可激擊石上疊甓縱橫交制并諸垣堞皆烹糯為漿調灰以砌期以鞏固一勞永逸之計也啟工於嘉靖辛丑五月朔日癸卯七月訖工費金凡四百餘蓋委任得人故費省董造不欲速故工堅務不妨耕



故人不言勞建以不拔故經水而垣不敗丁未春和念  
城完恐無以示後特具狀索記秋初知州王侯瑩之蒞  
任首脩庠門繼修城五樓及諸窩舖於是和復申請曰  
往年所修未及者樓與舖耳今王侯來而修理具備誠  
全城哉予聞經曰天險不可升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城  
之築修固義所當為然非所專恃以為固者於惟聖明  
謹禮為國正名分以達之天下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  
上下者罔不周悉所謂無形之天險天下皆是也若夫

承流宣化俾閭閻部曲咸知愛已保家尊君親上弗或  
乖以闕弗或悖以携又所以翕和羣生而設無形之天  
險於金湯間者斯助之者力多守之者心一而城池之  
固永永無虞我皇明輿圖之大傳之億萬載而無疆矣  
因記之以諗夫後之修城者

重建永平巡檢司記

張岳

故石康縣之永平信立永豐歸德四鄉在縣治東北斜  
入廣西界中環匝百餘里深阻而多逋逃舊設巡檢司

以禁詰之又度地據險立營為木閘以鎖諸隘在永平者曰平原營楓木閘其外距博白之西鄉雲廬諸山在永豐者曰木頭橫嶺營樟木閘其外距鬱林之富民興業之興德二鄉大桂諸山曰沙尾營康樂閘其外距興業之懷南里在信立者曰馬頭營深水閘其外距橫之端峰里而歸德之城隍營泰山閘正當咽喉之處蓋其地外東而中寬如世所傳葫蘆形者自城隍以北逾嶺二十里至康樂閘則博白之狼麗江出焉合永平之黃

藤漆桐二江北入貴之鄉江與大江合蓋廉之水皆南  
流入海此數小水者獨背郡以北其形勢氣脈若與郡  
不相聯絡者故往往能為寇孽以梗吏治然其地山高  
氣深美田疇斬山為業饒於竹木穀米射獵之利春夏  
間江水生筏浮舟運以下蒼梧南海者不可勝計亦茲  
郡一奧區也成化二三年斷藤峽寇作破潯貴鬱白轉  
入郡境先蹂數鄉然後石康不守而郡城亦以殘破當  
是時使先賊未至命一驍將將軍軍永平以扼路賊未

必敢入就入亦必旁畏牽掣未敢長驅縱掠其禍若當  
時之烈也豈非數哉其後寧謐日久流眚漸歸舊荒田  
日益墾治宜為之稽稅籍正疆界分別主客戶立保伍  
之法以約束之庶幾可使其尊吏畏法比近地而以懸  
遠莫之省慮逮其爭而訟訟累年不能決至相仇恨殺  
奪不能制然後草薶而禽獮之至無類乃止蓋自成化  
弘治以來如是者數矣最後甚不得已廼棄以畀狼兵  
此所謂引豺狼以守藩籬而欲與之俱安胡可恃也初

石康既破不能縣省入合浦其四鄉者亦併為歸德一鄉巡檢司寄寓無常處弘治元年移寓靈山石隆堡僅存空名而已嘉靖十三年甲午巡檢郭盛千夫長甯文聰求故司舊蹟得於永平村請復建廨宇徙居之又漸葺故營閘以聯絡其聲勢議上府府為申議報諸司其費與力盛與文聰率鄉民相勸為之官府不與焉其明年乙未秋八月余抵郡而工適訖功兩人者以記來請余諾之未暇為也又明年丁酉盛秩滿去後一年文聰

亦死余復檄其子令長千夫其冬有浙學之命將行矣  
念既許此兩人不可以生死去留而遂易之乃備書始  
未付署事義民林中鳳刻石以成此兩人之志云

宣化遷縣記

陳 襄

宣化隋邑也隸郡鬱林唐更郡為州曰南晉曰邕尋復  
為郡曰朗寧為州仍邕置建武節度宋因之更建武曰  
宋寧元復邕州更為路又更邕曰南寧至我朝更路為  
府南寧仍元舊自唐以來宣化皆屬邑未之有更也舊

治即今古城故墟洪武二紀徙附郭西南取足廳解藏  
園門庭茂餘地右肘郭距江無幾每淫雨水輒患因循  
至正統乙丑邑令盧彰繕新之又因循至嘉靖甲辰殆  
將百八十年矣材朽甍落吏將無止案牘濕化至無稽  
令周文興爰復謀繕新較改作勞費相直矧地卑隘居  
民且厭乃相與議徙廢觀三清高據東北廣袤稍倍其  
天儲之以待乎署郡推黃冕上其議於前督府半洲蔡  
公巡臺少岳陳公以予承乏左江乃屬成之維時郡守



陳君健同余光判韓恩相與僇力經略其材其甓取諸  
廢浮屠其地陰徧四則易諸生圃方之於是邃然深稜  
然整巍然雄而規模改觀舊治矣出帑金二百儘他勞  
費不煩民力作之日繩直版載百工咸理磬鼓弗任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弗損而益固其所歡趨也已歲乙巳  
正月穀日筮事越臘而落諸咸請記予謂先王因吉土  
以享帝於郊則翼翼然四方之極必非卑隘之所能堪  
自封建罷為郡縣而欲鎮撫百姓威令四境乃顧局於

一宿夷於齊民其何能振故衛文不徙楚丘則夷滅而  
不復公劉不徙豳則職失而不舉太王不徙岐則戎侵  
而王迹不肇新視聽作心志明教令飭民人固非徙治  
不可也宣化令未之前考自今伊始其振矣乎夫衛文  
不專於楚丘而秉心塞淵公劉不專於邠而克篤前烈  
太王不專於岐而明德不殞厥問夫其所以自為以協  
地道是故所以承天之祐者也獨徙乎哉予於宣化端  
有望矣筮事之始宣化藏忽盜昧者以為徙三清之報

然堪輿書稱吉地乃神所司原道於浮屠之居且欲廬  
焉廬可也矧於公家乎三清有神則其司以待今日也  
亦宜矧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神民屬焉民而神之神而  
民之何徙不可故曰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是役也今督  
府淨峰張公巡臺桐岡馮公裁其成郡推黃冕總其責  
義民黃御董其事而郡幕陳善良蘇人望南寧衛指揮  
劉瑄宣化縣丞呂縞簿董繼貫尉區鳳凌山驛丞韓欽  
則皆與有力也予何功

柳州北郭碑記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為慮豫且淵  
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之與其豫  
爾當馬平濯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  
且以承平為賀而亟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  
蓋先人之憂而憂之非漫然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  
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遼郡城三隅周旋東注雖非漢  
廣亦可謂天塹矣獨直北一面通塗數道無封域之限

山谿之阻我固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  
年卒莫之為何機會之難邁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  
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淨  
峰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  
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既克乃以其暇登郡城周覽焉  
顧雉堞之綿亘俯江流之迴合喟然歎曰美哉將將乎  
洋洋乎其斯以為固歟然無崇岡巨阜為之殿恐扶輿  
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覲覲者易逞搖蠻雖平詎無他慮

乎時郡邑諸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飭外蔽者深然之念底厥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崑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謁於蒼梧即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畀之俾底行焉君戾省之復曰是守職也敢不承命暨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既景乃罔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為計簿以請於大中丞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褒答俾底行焉命

下君侯即召工師哀材伐石諏日肇緒距北廟闌闌五  
百步許為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  
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沖因勢立基前却  
委蛇甃以陶甃實屏塗泥故不必隱以金錘而豐坊衮  
址鞏固如磐石焉即郭之中為譙門凡三北曰拱辰心  
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曦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留照  
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冒賓曦留照以平  
屋冒各三間千盾備焉沿郭曲折為敵臺十臺有舍旗

幟列焉為軍營三營有廬楚戍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  
築鎮粵臺其高凡二十有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  
八十尺當二九之數象兩儀也覆臺為層樓高三十六  
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  
所以羽翼乎樓旋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  
扁曰粵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  
五間東西為序各如其數直前為儀門樹坊於中又前  
為外門凡三間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且將以



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為碑亭二即東偏為土地祠一自  
堂徂門蕭牆連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閉闕規模  
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  
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所之軍  
餘外則取諸三哨之士卒而居民曾不知有號召之煩  
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巧者倍之梓匠視巧  
者為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楮為上下總其費幾千幾百  
兩有奇皆於軍餉取給而吾民曾不知有征科之擾工

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未期而臺成踰年而郭就樓  
觀門堂翬飛鳥革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為靡不嘉我君  
侯經理之有方也兩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章章於夷  
夏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己之憂天下之事猶一  
家之事也昔中丞視教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  
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為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  
曠世猶能相感矧生同一時官同一方其任之弗貳勞

之弗惜固其宜哉吾抑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  
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既萃人文以宣外  
侮潛消內寧益固天人合發交相為益斯其時哉易曰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謂歟又曰  
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公惠孚我  
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  
將即是祠焉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勸於來世其  
誰曰弗宜今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為憂君

侯之事為事則必數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  
勿施雖亡一簣之覆臺也為益崇郭也為益厚若也匪  
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  
民心携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抑以  
樊吾圉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  
邪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葉公世  
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亟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  
輔長州徐公禎參議莆田朱公道瀾惠安康公朗叅將

慶遠戚公振咸有功於提調而魏公職司兵備尤注意  
馬府同知東莞林君時衷通判鄞縣徐君栻推官寧州  
鄒君邦欽知事臨川周清咸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  
有制出納無爽績尤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  
指揮張奎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  
者也至於日省月試課工程傭悉智殫力佐我邦君則  
唯陶子之能厥功告成郡遣博士鄧炳黃處中屬子為  
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千秋峽巡檢司記

全賜

靈川東北十里名千秋峽層山對判盤紆南下峽有怪石隨波隱見勢極壯駭飛湍激岸白華中噴靈川以是為望別名銀江此水之文為一勝也山回風翕四時如秋是名千秋此風之清為一勝也山東有岸一徑危懸廣不踰尺盤磴銳剝藤蔓縱橫此峽之危為一勝也三勝具而皆有險道存焉凡挽舟上下負販貿易者悉由於斯行者易墮治之惟艱予往歲左遷入蜀自貴竹度

龍里出三峽既苦蜀川之險又嘗蜀道之難及歸靈之  
峽江顧瞻左右恍若蜀景思彼之險天造地設雖治世  
之危塗實亂世之保障百二之勢關峽蓋相等也然粵  
之撞夷伺伏險隘以市登龍斷之利者正惟關峽之類  
比比助之則亦何取於關隘哉予乃鋤其危而平治之  
使舟行可挽陸行可負是路之開導將無益於人乎是  
舉也鳩工五十捐金三十自歲戊申孟冬至己酉秋越  
三仲落成人咸稱便謂當識其歲月以示履道坦坦之

始云

天河遷縣記

張烜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以土宜之法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是故辨土宜民司牧者先務也而怠於事者寘之莫或為也局於費者難之莫或振也短於才者懼之莫或舉也三者有一焉而欲建功施澤以圖報稱者未之前聞也由今觀之惟田侯其與於



斯乎夫戾天河賢令也天河為縣鄉額有四里十有八  
國初建邑於思農高寨之城其勢孤其鄉僻鴛賊乘間  
得而侮之景泰以來劫掠日甚官民莫敵相與奔附上  
里之甘塲村因便就簡者八十餘年矣甘塲之地山勢  
險逼風氣弗闢民病於虎維時嘉靖乙酉歲侍御謝公  
汝儀力主遷議而奉行者匪人莫克振舉及侍御鄭公  
濂又力主之相延十年於茲歲癸丑戾奉命宰治下車  
之初相厥險僻蹙然曰是可以安民物為政教地邪維

時郡守林公庭杓郡倅鄒公志學節推安公和試侯以政知侯之可與有為也責以遷邑且戒曰慎哉無怠而事無辜而學無自廢而名侯毅然曰敢不敬厥事以成厥功遂與父老謝公厚公鉞公栗吳公楊遍登涉以規形勝測向背以望風氣厯原隰以辨土宜舉無愈於福祿社之平曠者僉曰美哉茲土山環水聚其宜於吾民乎遂繪圖移牘以聞於郡郡以聞於督府陶公諧御史曾公守約僉曰允哉工始於嘉靖甲午六月廿又九日

徙居於是年臘月廿又二日畢工於乙未春夏之交城池高深實足慰止城計五百餘丈池稱之若堂宇若倉廩若鼓樓若公館若城隍廟若山川社稷無祀壇壝一舉而新之問其力取那陽羅侯廷鳳義兵也門其材出諸措置也問其匠出諸募工也問其犒賞之費出諸捐俸也惟儒學殿廡明倫特估值以移文於當道迄今未報是則莫遂就緒侯心歎然歲戊戌仲夏侯以調官去父老曰侯勞於力而民享其逸勞於政而民飲其惠功

在於民而莫紀其盛豈其情哉相率屬記於烜且以告  
於署縣郡博毛君純曰宜哉遂勒石於縣治儀門之左  
繼侯而治當有感而起者則學宮之興不言可知侯之  
心可以自慰矣郡人張烜撰

古田改州記

唐執中

古田在宋為古鎮州至我朝乃改縣治幅員十里籍民  
千戶田膏民朴稱沃饒地弘治初為賊內寇民盡流移  
惟長安里近郭龍吳陶王盧唐陳駱廖李數姓殘民三

十餘家死守勿去正德間賊種類繁鄰封盡被流毒當道請命將出師討之弗克賊益驕悍隆慶初入寇會城戕方面刼司帑為惡愈熾四年再請乃特命撫臺殷公討之總戎俞公帥師十四萬有奇分七哨既勦且撫不三月斬獲七千四百餘級俘獲賊屬以萬計諸險巢如天蕪苦累潮水鳳凰等一時俱下既凱旋題改州治兼設守禦余時以縣令與軍旅事殷公命深入經理兵後事宜以次年仲春進紀功俞公首議建治卜大宅之左

未果遷秩行兵憲黃公踵至仍舊治築城作室居焉工甫成公復命余正疆界清田畝偕吏目游廣百戶李椿領其事計丈田六百五十九頃二十四畝有奇其六里絕田請給三鎮兵屯戍每鎮各萬餘畝四里絕田招流移之復業者併新舊民計分田五百九十五頃有奇並殲絕田三十畝給僧以資常住事將竣公以租庸詢余曰今茲之民非貧即愚貧則力不能供愚則力不能用輕徭薄賦俾不困於財不詘於力乃其所急者公然之

每畝稅糧三升有奇以供賦每斗定差銀二分以代役  
民頗稱便公又曰賦役既輕且薄矣逸居而無教不終  
於夷乎乃命建社延師羣新舊民子弟而教之於時桂  
林庠生吳嘉會方美中等二十三人相繼而進余乃星  
列各村郡城則屬吳生教之稍稍變其聲音氣質一日  
引謁公公方欲請於督學加以儒服未幾以內艱行城  
故狹隘軍民居皆覆以茅草二年夏俱燬右江李公以  
署至余復以廓城建瓦屋請兵憲龔公繼至乃請於撫

臺郭公議建瓦屋二百餘間拓城西地二十餘丈未幾亦以內艱行清軍劉公又以署至凡二閱月二事漸以就緒公又以齋捧行兵憲莊公繼至見公私之上亦既苟完無事版築進余語曰嘗聞邊方有衣巾化夷生員今此新舊民生可以語是乎乃擇五十餘人請公試之其儀貌聲音稍可觀聽公喜動於色命余引而之省謁兩臺暨諸司道請督學江公試之與進者二十四人余竊通觀厥成乃以是歲冬量移興化郡丞將戒行新舊



士民詣余請記乃述其顛末紀之以復若於建治事實  
深有愧憾焉

重建懷澤驛記

吳敬夫

廣西去京師萬里自古為荒外聖天子包羅六合統一  
華夷而睽屬之不以疣贅視荒外制於是省各郡州邑  
設驛隨遠近錯然星綴無異中土以通使傳命達隱情  
如人身血脈周流於上下四肢而無壅蔽其示荒外一  
體義大矣廣西潯屬貴縣屹然左江中流舊有三驛惟

懷澤驛附郭為最要其舊趾距縣治東二里非當衝路使客往來舟車不便駐泊前亭舍官置不守遂傾圯曠然鞠為荒圃屢議改營以地方未寧因循莫舉隆慶二年冬余自海州蒞茲土至之日即有以改建懷澤驛議請者余曰事豈無急於此者乎其埃之無遽也於是惶惶焉日夜焦勞求民之瘼而去之輕其賦役恤其困苦以綏之又謀諸僚屬石君輩之能者以戡定五山九懷之亂略剪其猥獠而輔輯其良順時則遇當道有能信

任密授神算者及數月而渠魁折首脅從輸服貴境悉  
寧署驛事鄭大使喜而復請曰是未可以改營懷澤乎  
余問之即令度地於要路時得郭內新南門梁氏地宅  
欲售因為之鬻舊址於附近居人吳氏以其所鬻價增  
質之具以議上允當道使大使董其事各如式鳩工歛  
材以營以構費不終輒損羨以益勿以浚民甫二月而  
驛已告成門牆堂舍翼如也余偕僚屬陳君石君落成  
焉因為之言曰是驛也規制簡朴氣宇爽塏雖不中土

之大而究此為邊方驛宇官樂有居守使客往來舟車  
便於駐泊亦可通國家血脈於上下以明聖天子永荒  
外一體之大義然非地方之寧靜有今日則此驛亦不  
暇改建然則驛之成又足以徵地方之寧靜其所關係  
誠百年之會豈可小視之哉陳君石君與鄭大使聞余  
言而頷之驛成於隆慶四年十月至六年春陳君以陞  
任行矣施君新任與石君偕請余記余遂書與之刻石  
焉

杜莫寨石城記

徐作

永安在萬山中推髻卉服之流其性獷悍與齊民異名曰猺獞州凡五里曰龍回者猺獞居十之七為民者吳村張村三里寨杜莫寨四村而已四村中杜莫最鉅其地險其居民二百四十餘家三面阻山獨迤北平行賊得馳突為患自建州治以來三崗山灣榕崗金麻諸巢嘯而攻杜莫者凡十二焚掠之慘閭里蕩然萬厯元年賊攻吳村張村急于提兵深入賊懼始奔逸時大田廖

君憲以贛州別駕來守永安亟詢禦盜之略咸謂杜莫  
舊有堡其遺址尚存廼與民謀所以城之白其事於余  
余曰是乃永荔咽喉之地人民輳集之區頃緣塞垣崩  
圯迭遭寇患茲欲復舊堡甃石城寔保障至計其舉之  
毋緩廖君首捐俸十金以為民倡民以義助者共九十  
餘金為石城一百八十餘丈高七尺有奇明年代巡臨  
江李公按平樂謂杜莫寨城有資防守奈何高七尺賊  
將埵視之宜增高非百金不給寨民自以所歛四十金

來州捐二十金府四十金余請於李公軍門殷公郭公  
咸報可乃揆時鳩工城增高者五尺始事於乙亥冬迄  
丙子春竣事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其斯之謂矣是舉也杜莫之民歸功於廖君廖君  
復歸功於撫按諸公暨余余曰不然赤子蹈水火鄰之  
人救之則於赤子為有功父兄者救之其責宜爾也否  
則匪父兄也杜莫之民吾赤子也復堡建城俾之去水  
火而已又奚功之足云廖公太息曰公言及此萬物一

體之仁也憲不敏何足以知之於是次第余言以為記

重修博白縣城記

陳良珍

博白縣唐南州故地也武德五年始置南州建城焉其  
後屢遭兵變初毀於淳熙六年再毀於洪武五年復襲  
陷於天順六年成化間都御史韓公雍營築之建門二  
正德初知縣張壁光堙其南門名東門曰平政其形如  
甕卑且隘僅容庾廩巨室富民鮮居其中萬厯二年夏  
僉憲夏道南適按部至登而覽曰邑依於民民依於城



城而非民其誰與守况接嶺海之間密邇搖蠻荷戟負  
劒者不時竊發不擴而大之非所以蓄廣衆而杜窺伺  
也於是上其議於撫按請發餘餉三百金修之顧尹是  
邑者咸亟遷代去址基雖規度訖無成功迨三年延平  
林君瑄至殫力畢功遂竣事邑之博士吳君希孟王君  
文焯請余記其事勒諸貞珉以示來奕余曰土煩則草  
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斯舉也得無重傷民力乎二  
博士曰適營度而衆工畢集令不煩而趨事爭先築者

築度者度負擔而陶甃者環而列命侶而輿石者奕而至累土而荷畚者絡繹而不絕民咸樂之奚其勞余曰民其可以義動不可以私役乎令之以道則民翕然從令之不以其道則民蹙然拂故祁虓築而晉石言長城築而土崩兆非民之情異也顧上所以令之者何如耳茲舉將以庇民也非以疲民也令之以道者也非強之使從也宜斯民之悅而忘勞乎夫秦有巨賈石湫且隘珠璣犀象文貝懸黎錯落戶外客曰君有千金之積而

無千金之室如慢藏何於是高其垣墉大其閤闥崇臺  
廣厦食客被紈綺曳朱履者三千雖有鬼蜮狐鼠之姦  
望其垣墉遷延而不敢進矣博邑之饒甲西粵奚啻一  
賈也往居民之廬井衣冠之望族森列稠聚於郭外其  
內之所恃以為環衛者兵壯徭夫以傳樓櫓鳴擊柝耳  
能保其無窺之者乎今百雉宏開臯門並建寓室縉紳  
環堵其中菁莪棫樸之化日汪濊淪洽營堡卒旅之士  
日簡練操閱文教武備與版築並興推理不逞者行將

屏跡榛莽伏戎者漸與潛蹤寧復有望其垣墉如昔者乎是役也增城一百八十丈有奇創南門曰廣化敵樓三串樓二百間功始於萬曆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成於萬曆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課功者則典史黃佩本州倉大使陳崇也

桂川公館記

張守約

臨桂距靈川五十里為桂林首舍上官命使薦紳士大夫輦轂而繩武其舍中半無堂宇可棲以停餐憩息每

托足郵榭間而從吏僕夫露立草野初寒暑雨殊為苦  
非所以奉尊貴恤勞瘁也敬堂吳公為郡始謀建之請  
於當道皆報可揆趾於盤古荒山陟巘降原觀茶卜吉  
詢諮於臨桂王尹懋中靈川陳尹一洙僉同焉遂相與  
審官董役鳩工市材不踰月而隆棟翬甍殖庭會正植  
以松竹衛以門垣四方之民咸樂其吉也揭木築土徙  
居環聚者二百餘家率三日為市蓋巍然一巨鎮矣君  
子至止攸躋攸寧小人視之以宣以墜道里既均夫役

博克不知其為祁寒暑雨也往過來續罔弗頌公德焉  
公為政崇大體流渥惠茲特其一事耳要之精心篤念  
徹於毫芒之末而後足以及此也司空以時平易道途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博大纖息靡不畢具正所以為王  
道之修荀卿氏稱為大儒之效故觀其小足以窺公之  
大矣公深厚不伐聲色不大臨細故若鉅對庠吏若賓  
視貨利若醜畏民品若瘵惟從野彭公之治郡是傲諸  
州縣觀德嚮風亦自得於不怒之畏不戒之孚若使孔

子過之必曰美哉郡也敬惠以寬矣公諱肇東直隸太湖人戊辰進士

蘇橋公館記

蘇橋驛屬臨桂之西為右江孔道臨桂距永福縣治百二十里驛處其中往來使客無卑尊非軍烽羽檄之急必於是假館少憩焉舊惟郵宇一區其後以民間社學增置公館湫隘淺陋門不容車僕從無所適并郵宇頽圯風雨不蔽無論一介行李即院道必兼程而進窮日

之力寒暑陰晦不得寧次遐荒瘴箐天厲不戒豈清時  
太平景象也余自庚辰歲十月始領邑事邑務固稱煩  
劇余且謏劣愧剝割眉睫是顧奚能及於遠久矣獲戾  
於上下余不知也辛巳冬以清丈至如入無人之境遽  
遽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曰憊至是乎余之罪也乃謀改  
作又念粵西財賦故寡需之公帑則三年不成於是庶  
官吏之積弊懲豪右之不法者共得三十餘金鳩工集  
材於社學故址而創造焉有堂有室廂廊稱之門之左



右添置二倉蓋蘇橋額收獐糧以給兵餉從其便也第  
其地扼民居末由充拓匠拘井見不能盡美然視昔則  
天壤矣他若城郭之圯當修驛舍之廢宜舉余固有志  
而未之逮且以俟後之君子經始於辛巳年十一月廿  
四日成於壬午年三月二十四日凡四閱月余聞之事  
之有利於民生有功於社稷者方可言功而記之是役  
也雖不傷財未免勞民詎可言功姑勒此以識歲月云  
時萬曆壬午夏四月

復懷遠縣治記

余立

按職方氏懷遠古夜郎之域也崇山外連二江中貫谿  
崗盤錯封豕長蛇卵育其間實繁有徒漢唐以前尚矣  
靡可得而記云至宋至和中始略定其地置寨焉崇寧  
中又即寨置懷安軍尋改平州已復為懷遠縣歷元至  
明太祖即位之八年命將出師蕩平南服谿崗諸蠻咸  
聳懼爭納土効贄願世世受約束比內郡縣遂仍其故  
弗誅焉然其地界居黔粵之交距郡城數百里而遠皇

稜弗及夷德無厭吏治之者大抵羈縻而已成弘以來  
國家熙恬日久諸蠻生聚益蕃漸不用命陵遲至於正  
嘉之際日長炎炎負公租占民田攻劫當路寨警急時  
聞郡太守江君滿乘馬平五都之役請諸總督張公移  
師躬討之弗克時嘉靖之丙午也其明年諸蠻嘯聚遂  
攻陷縣城屠戮居民焚掠一空而去自是官於土者寄  
空名而已莫敢一闕其地也隆慶初王師平古田左江  
大震令馬希武因兵威風諭諸蠻以禍福諸蠻稍感悚

因議城故縣居之希武朝夕巡功有怠輒扶以徇間死斃者羣情大沸六年八月諸蠻復嘯聚戕希武及管工官役變聞上震怒詔征之時總督兩廣軍務兵部侍郎殷公巡撫廣西都御史郭公檄土漢官軍十萬人令七將軍分討焉兵士協力水陸繼進獲首酋以萬計一方悉平其逋逃餘孽往往而聚者尚以千百數然皆竄伏深林茂箐之中喙息不暇已僉謂故縣漂惡謀遷於板江以主簿李材董其事百戶任邦祚武生朱應暘護其

役奏上可行工興有日矣未幾材復為叛蠻所殺邦祚  
應暘退保黃村時萬厯之四年八月也諸蠻跳梁如故  
十年秋增城李惇來令慨然有興復之志功緒未就會  
以遷去是後莫復有議者云又七年為萬厯己丑令蘇  
朝陽以濟寧學博遷茲邑至慨然曰令奉天子命宰百  
里而屏處自便官守之謂何亟裹糧躍馬徧厯各崗集  
諸渠長面諭之隨遣辯武吏習蠻事者噉以解仇開江  
之利且嚴禁諸侵牟姦弊諸蠻始稍稍喜亡何朝陽由

板江舊縣程村趨古坭崎嶇山谷間往來拊循約法省禁民夷不擾由是諸蠻益屬心焉初懷遠之徭最鷙悍者曰標口楊溪小喜敲頭等村皆倚恃長戟毒弩負險自若朝陽乃白諸兵備按察使徐公分守參議先王公今龔公檄尉鄭良慤往諭意焉良慤至諸蠻列觀甚倨良慤挺身入宣布威德開示禍福諸蠻為感動咸願輸賦如額遂軟血定盟而還適總督劉公既平東粵諸寇矢謀於巡撫蔡公巡按饒公復城懷遠檄至朝陽曰此

令事也又奚辭先是故縣兩遭兵燹議城板江板江復有李材之變議古坭至是僉以古坭孤懸賊中寄身虎吻非計也謀遷融之長安鎮龔公曰城長安是棄懷遠也豈稱恢復意哉復檄令趣擇馬朝陽躬視地跋涉山林靡所不到實鮮可邑者一日徬首余金朝等介寓民張鵬吳自學圖上丹陽鎮乞為新民請城焉鎮故巡司也自故縣廢沒於賊諸蠻耕牧於中有年矣一旦憬然順化殆天授也龔公聞之亟偕郡佐宋允殖往視見大

江迴合如帶諸山環拱有潯融以流其惡有川澤以鍾其美喜曰壯哉縣百世之利也爰可卜焉時遠近民夷聚觀若堵咸驩焉舉手加額適有雷聲轟然龔公遂著歡雷碑以紀異語在公集中議既定具以狀白當事者咸報曰可遂鳩工庀材擇吉興事凡諸經費悉屬朝陽而以良慤贊之朝陽坐卧小舟戴星出入人不知其為令也始猶偕尉共營度既良慤上計入都朝陽獨總焉城周圍凡三百三十九丈高一丈六尺厚四尺下奠以



石上甃以甃內篩土築馬道為城門四樓櫓之屬悉備  
距城若干丈環以舍營兵居之距營若干丈繚以垣益  
以柵商僧肆之城以內為懷遠縣一為懷遠縣儒學一  
為分司一為城隍廟一城外為廩三為哨守官署一為  
演武亭一費取諸公帑之餘役徵諸營兵之暇故邑成  
而民若罔聞也經始於十九年之四月二十日落成於  
二十年之四月十四日計費才一千九百七十餘金耳  
工既訖龔公為書以報當事者將轉聞諸朝而誠令朝

陽過郡人余立俾執筆焉立辭弗獲記曰傳有曰有德  
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信善哉夫一懷遠也始時江公以  
武往乃反失之迄數十載不忘誅議復者屢已然終不  
能拓尺寸之地獲一算之用者豈真威力不贍哉所繇  
非其道爾是役也不頓一兵不戰一卒用口舌代鈇鉞  
化異類為赤子令若尉又能奉揚天子之威靈斬之蓬  
蒿藜藿而處之官無費事民有頌聲昔之荒丘今為巖  
邑此豈可與勢驅威逼者埒論哉其所繇殆與昔異已

雖然聞諸諺云得之固難守之未易此非虛語也繼自  
今牧茲土者皆能心民之心急公務而緩私圖焉需以  
歲月仁義之所漸磨當必有解黜結而襲冠裳者脫或  
不然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往事可鑒也已可不慎與令  
又為余言邑治初構儀門左楹有鵲來巢右亦如之斷  
虔丁丁鵲不避人自卯至翼始去今兩巢宛然可俯而  
闕也余徵之龔公信然且顏其門曰召南首瑞并志其  
事夫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占事多中於人如

玄鳥赤鳥之兆不可誣也察微知著茲邑之建休禎固未艾也猗與盛哉是舉也總督兩廣都御史先劉公繼文靈璧人蕭公彥涇縣人令陳公蕖應城人巡撫都御史先蔡公汝賢華亭人陳公蕖見前今陳公大科通州人巡按御史先饒公位進賢人錢公一本武進人今涂公宗濬南昌人布政司左布政使先程公拱宸莆田人今文公作涪州人右布政使先彭公應時廬陵人今徐公汝翼上海人按察使先顧公問咸寧人馮公孜桐鄉

人今熊公惟學南昌人右江兵備兼分巡先按察使徐公汝翼見前今副使周公一經貴溪人分守右江先參議王公士性臨海人今副使兼參議龔公一清義烏人柳州府知府陳公夢庚華亭人同知陳君基虞同安人通判宋君允殖宿州人推官周君維新巴縣人典史鄭良懋江陵人協城工融縣主簿錢位烏程人哨守千戶闕大任柳州衛人百戶王之翰融縣守禦所人或與有勞勩或樂觀厥成法得備書而知縣蘇朝陽則晉江人

也

重脩南寧府江城記

蕭雲舉

晉興郡治濱河河水啣岸者數十年浸淫之久時有崩剝自鎮江樓毀後河流湍迅往往衝腰射脅頻年物力彫勦衿帶冠紳之屬不啻晨星青烏氏輒云水之害匪直士庶病也城郭亦病蓋水為發生導祥之源靜則利激則害順則善下逆則橫流城郭於江宜遠不宜偏宜堅不宜瑕為水也計者導其勢為城也計者厚其基裁

成功力固兩相需也邕江之岸高於城身者尋尺循岸而上層累若升梯然岸距城不數武春夏之交桃花白蘋兩河並會洪流巨浸每歲輒二三至以為恒俯堞而瞰之百雉瀕危勢凜凜欲墮故郡邑之有河患猶三陟之患邊瀕海之患倭也故防河之憂與兵禍等而捍衛之功與折衝等夫愚者處堂而嬉無足訝已智士識微窺遠烏容泄泄然邕於江左為綰轂自儂氏亂蒿棘間井以勤王師宋元豐六年城始再徙明興二百餘歲稍

稍豐其齒育守土者蒙安襲嬉無暇問封圻事日月彌  
久城彌傾仄土惡善潰重以淫霖隳之城以下駸駸乎  
趾半嚙矣去夏陽戾為祟佐以雨師一夕而拉然剗然  
瀕河之屋至為河伯窟宅何以奠厥攸居會治兵使者  
胡公諸所為恤人隱核吏蠹嚴斥堠蓄儲糈練軍實以  
備緩急其綢繆武事良悉暇以其時諦觀睥睨間而憂  
之謂卒有巨測如城社何若不即治因仍陋簡及瓜以  
竣後之君子彼復徂如是將縣官奚賴焉而郡守林公



亦然曰設險域民匪城奚衛是役曷容已已於是召陶  
人為甃甃凡若干召石人為甃甃凡若干召埏埴者司  
厥役庸直若干而以文武兩官董其役畫地而築分工  
而廩勤者旌之怠者杖之經始於庚申之秋越辛酉匝  
歲而成城之濱江與壕者廣輪之八十一丈高二丈五  
尺有奇閨閣凡四堞凡八十有九費僅二百四十餘緡  
貲廉而速工堅而完厥狀如玉鱗皓齒而知為雄邦嚴  
嚴翼翼屹乎稱鉅觀矣於是文武董其事者與鄉大夫

父老謀而屬余記石余聞夫子之繫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未已也而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良取諸豫  
當其卜卦尚象曷嘗有暴客虞而方晝徹夜方雨戒寒  
其重門擊柝之指所為建威銷萌計周而策遠如此楚  
師伐莒以渠丘城惡衆潰傳曰莒恃其陋而不營城是  
故決辰而三都之境楚廼得志有土者奈何示人以瑕  
異時周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往城朔方  
又令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被

之管弦聲若金石迄茲爛焉夫以莒之眚窳而憤如彼  
周之飭備而興如此城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天子冲齡  
在宥詔師武臣力勛勦出塞奮而東征又睠焉南顧時  
飭邊圉更慎固城守乃臬使者乘輶行部宣政問俗即  
荒陴僻障趾必躬之邕據江左上游蠻漢錯處釁孽耽  
耽在肘腋間而衣襦之戒首營茲役至晨宵督厲冀有  
永圖且募健卒繕營房行且集材鳩工議復江樓以防  
水患是臬大夫暨郡守能布宣上意而與南仲山甫比

烈也詩所稱出則賦政入而式辟儻云天保治內采薇  
治外者非邪雖然城固有形險也無形之險在黔首心  
當事者又吮濡而嗅咻之業已不棲櫓而壯不管鍵而  
嚴籌險如是古者鵜觚城即竣事而榮之惟時有鵜升  
觚爵之上主者以為祥徵余不佞以庖之言代觚而爵  
焉敢謝不敏惟是上下神祇實式靈之其荷寵於邦君  
大夫也宜與邕之山川土田並永永已代有興者畏民  
巖而增修其闕無俾城壞是在愛養拊循哉是在愛養

拊循哉臬大夫胡名廷要閩之漳浦人郡守林名夢琦  
閩之晉江人郡丞張名繩臯滇之俞元人袁倅名冕楚  
之潛江人司理李名自榮梁之固始人陳令名奇器東  
粵之順德人督役者萬夫長蔡名若芝郡人治獄事吳  
應選楚之黃岡人法得例書

蒼梧分守道寅賓館記

曾守身

蒼梧為帝子南巡地玄德上聖詎無取爾如後世瑤池  
駿馭淮海龍舟者哉以余所覽蒼梧當兩粵樞軸水控

三江山環五嶺高者出層霄深者入重坤遠者浩無涯  
亘無端近者蜿蜒滌迴若于梧三致意焉是必有英奇  
瑰偉之人膺集其間為一方重者以故自姚姒後如馬  
文淵李藥師狄漢臣岳鵬舉廖永嘉侯之武元次山秦  
少游羅景綸解大紳黃才伯之文陶士行盧仲翔韓襄  
毅劉忠宣張敬夫王伯安之德業靡可悉數梧皆得賓  
之以澤梧而梧之士大夫如士威彥伯仲馮當世三元  
陶孔恩橋梓吳獻臣伯仲蓋省志載古今人物梧獨多

至三十九公其盛如此宦梧者皆得賓之以寡過庸詎  
非山川萃靈乃爾令之天下東苦鹵西苦苗蒼梧與有  
徵輸之苦梧之警則援黔援滇征連防交綏懷諸土司  
輯寧諸猺獠僚梧之時務則謹蓋藏核餉繕繕城隍簡  
卒乘梧之本計則安民勸士察吏崇教化厚風俗要在  
使梧足為西粵蔽此寧一耳目一手足之能辦所異賓  
之居者行者詔嫩砭慝不淺是梧曷可無賓賓曷可無  
館也顧分守署賓館闕焉詢以故則故署燬遷此此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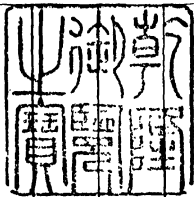
鎮守監稅監署也夫監固丈夫之無髭鬚者其不館亦  
宜豈藩臣守一方可以懸榻杜門擁獨坐南面抗士大  
夫日與宵小輩治醢醢算金錢恣魚鮐如監使哉余乃  
稽所代庖諸上下費糴賓館三楹邑館二楹漢壽亭侯  
祠三楹土地祠三楹庖湑六楹中軍諸武臣館六楹門  
二重卒徒室數楹款賓諸具悉備凡費金錢若干緡程  
若干日而館成嗚呼世方苦匱乏余豈好為是美宮室  
邪理學之賓如敬夫伯安者牖余以進修經世之賓如



威彥士行襄毅忠宣者牖余以建明文藻之賓如次山  
少游景綸當世大紳才伯者牖余以博雅師武之賓如  
文淵藥師漢臣鵬舉永嘉孔恩自強者牖余以安攘氣  
節之賓如仲翔獻臣者牖余以操執合今古於一堂邇  
遐阻為一體暇則投壺散帙歌宴爾急則借箸築壇賦  
壯士其伴侶之山川增勝草木樂生斯余叔館意耳矧  
今天子冲齡御宇下令如流水從諫若轉圜宵衣旰食  
以籌邊揀焚拯溺以恤氓安居蒲輪以崇賢結網揚旌

以禮士其愛粵西不翅在几席下文告狎至天顏咫尺  
賓之奉簡書來應弓旌起者亦莫不驤首銜尾為梧光  
寵即重華氏之賓四門亶無以過假令守梧者有賓而  
不延有大主人延賓而司賓者不以將命請益員上下  
多矣故梧不患賓不至患主拒賓耳不佞陋誠無足辱  
賓顧乃奉教一念自信咸虛使誠得文淵諸君子儼然  
辱而教之雖為執鞭所忻慕焉館有額余以喜起遺風  
署之若曰聖天子之賓臣諸大賓之造梧梧山川之利

賴於賓者甚厚且直與梧先帝有虞氏之世明良喜起  
接武比烈而余不佞亦得以徼靈稱西道主云



粵西文載卷二十四